

批评造就经典

——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经典化构建

闵雪飞

内容提要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经典标准都是争议性问题，但无论标准如何，作家作品经典化已被视为一个反复更迭的动态历史过程，其背后隐藏着一种权力关系。知识精英们的批评研究与相关理论构建在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巴西女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经典化过程中，这一获得普遍承认的理论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本文将从巴西国内与国外对李斯佩克朵的研究与批评历史出发，综述李斯佩克朵的接受与经典化过程，并在揭示动态过程的同时，评述相关研究范式与理论建构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经典化构建 经典接受 李斯佩克朵

巴西女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 1920—1977）是世界性的经典作家，其接受与经典化经历了漫长的动态过程，专业精英的批评与研究对这个过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纵观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批评史，可以发现，尽管今天李斯佩克朵在巴西文学史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经典地位，尽管其处女作《濒临狂野的心》一经面世便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但与目前与她名声相当且同为巴西现代主义“第三代”代表作家的吉马良斯·罗萨（Guimarães Rosa）相比，李斯佩克朵不是那种凭借第一部作品便确定经典地位的作家。在巴西国内，作家在逝世前后才拥有了普遍承认的地位与大众认同的声名，而世界范围的普遍接受与经典化更主要在其逝世后才开始。她的经典化既是文学价值“内在性”的体现，也是新的研究范式与理论不断发展的结果。

一、巴西国内的接受与经典化过程

作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巴西学者、哲学家贝内迪特·努内斯（Benedite Nunes）认为，在巴西国内，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接受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1943—1959年：以处女作《濒临狂野的心》作为起点，期间作品包括《吊灯》与《围困之城》。在这一阶段，李斯佩克朵的名字仅仅为评论家和作家

群体所知；2、1960-1977年：以《家庭纽带》的出版作为起点，这一阶段，李斯佩克朵开始吸引大学中的读者，之前未受重视的作品，如《吊灯》与《围困之城》以及稍晚的《黑暗中的苹果》也渐渐引起读者的注意。3、逝世（1977年）前后，作家的死亡直接开启了接受的第三阶段。继1964年《G.H受难曲》在评论界与读者接受两个层面上获得的巨大成功之后，由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死亡，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星辰时刻》与遗作《生命的吹息》获得了读者的巨大关注。对这两部高度内省性作品的承认反作用于李斯佩克朵的前期作品，使人重新审视李斯佩克朵的整体创作，最终促成了李斯佩克朵的经典化^①。

除了努内斯之外，巴西学者奥尔佳·德·萨（Olga de Sá）与克里斯蒂娜·平托—费雷拉（Cristina Pinto-Ferreira）也对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巴西国内及国际的接受与经典化做出归纳与总结，她们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贝内迪特·努内斯为李斯佩克朵巴西国内接受所做的分期。1990年，奥尔佳·德·萨出版了专著《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书写》（*A Escritura de Clarice Lispector*），这是一部李斯佩克朵研究的经典作品。在该书第一部分第一章中，奥尔佳·德·萨侧重于巴西国内研究与批评，对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文学批评史做出了详尽的综述。平托—费雷拉的研究文章《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与批评》（*Clarice Lispector e a Crítica*）则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对重要的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研究成果做出了归纳与总结。这些研究同样代表专业精英意见，对于作家的经典化也起到了反推作用。

平托—佩雷拉将以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为对象的文学研究划分为三类：1、语言与叙事层面，主要侧重于对于作家文本形式和风格的分析。这是一种应用得最为广泛的方法。2、哲学—存在主义层面，开始于六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巴西学者贝内迪特·努内斯。3、女性主义层面，兴起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为法国学者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通过分析具体的研究文本，能够发现，这三个类别不仅代表了研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三种基本研究范式，而且与她的经典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后两种研究范式的实现，更是对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在国内与国际的接受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类研究从语言与叙事层面开展对李斯佩克朵的研究，恰好与贝内迪特·努内斯的接受分期的第一阶段相吻合，该范式一直被广泛地应用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所有作品中。这种研究起始于安东尼奥·甘迪特（Antonio Candido）。1943年，

^① Benedito Nunes, *A narração desarvorada*, In *Cadernos de Literatura Brasileira*, n.17 /18. São Paulo: Instituto Moreira Sales, dez, 2004, pp.292-301.

当时只有二十五岁的批评家发表了一篇关于《濒临狂野的心》的评论——《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光芒中》（No raiar de Clarice Lispector），这是第一篇严肃评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创作的文章。安东尼奥·甘迪特给予李斯佩克朵极高的评价，称赞《濒临狂野的心》是一部“杰出的作品”，一种“高贵的实现”，指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致力于在小说中建立一种新的节奏，她的语言获得了“情节所具有的戏剧特征”，将“语言的领域拓展到更复杂更不可表达的地域”。除此之外，基于李斯佩克朵语言运用的特异性，安东尼奥·甘迪特还敏锐地发现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小说中的神秘主义气质：“一种令人深刻的尝试，为我们这种笨拙的语言带来了充满神秘主义的思考。”^①随后，评论家塞尔吉奥·米里埃（Sergio Milliet）也在文章中盛赞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认为《濒临狂野的心》是“最为严肃的内省小说的尝试”。评论家同时赞扬了作家的写作技巧，认为她的语言“接近诗意”，没有进入现代主义者的玄奥主义（hermetismo）和不合语法（modismos）的语词陷阱，并把她的创作确定为一种“诗化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与甘迪特相同，米里埃同样认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语言更适合思索的深入：“一种丰满有力的个人语言，形容词化确定而锐利，恰如其分地围裹住思想，支撑着思想的新颖与坚实。”^②

然而，尽管李斯佩克朵的处女作受到了好评，但努内斯的接受分期表明，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李斯佩克朵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承认，她的名字仅为评论家和作家群体所知。而且，即便在评论界内部，她也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一些评论家对她的创作持保守性的批评态度，对她的形式、风格并不适应，著名文学评论家阿尔瓦罗·林斯（Álvaro Lins）的评论比较有代表性。他在1944年与1946年发表了两篇文章，评论了《濒临狂野的心》与《吊灯》，这两部作品收入了他在1963年出版的专著《穿长袍的死者》（*Os Mortos de Sobrecasaca: Ensaio e Estudos*）之中。他指出，尽管李斯佩克朵的风格在巴西是非常新颖的，但在世界的范围内并非如此。他承认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具有“超乎其年龄的智慧”，但认为她不具有“小说家所必须的时间与训练带来的经验”。他认为《濒临狂野的心》模仿了维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而且小说戛然而止，结构上并不完整，没有达到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阿尔瓦罗·林斯对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第一部作品的批评与他同时对同时期涌现的吉马良斯·罗萨的盛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他的批评，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在给

① 涉及安东尼奥·甘迪特的引文均出自：Cândido, Antônio. No raiar de Clarice Lispector. In: Vários Escritos, SP, Duas cidades, 1970, pp.125-131. 论文全部引文均由本文作者自译。

② Sérgio, Milliet, *Diário Crítico*. SP, Ed. Brasiliense, 1945, v.2, p30

姐姐的信中表现出不满：“批评让我感觉不好。阿尔瓦罗·林斯的批评让我震惊，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倒是好的。我给他写信，告诉他在我写这本书时，我没有读过乔伊斯和维吉尼亚·伍尔夫，也没有读过普罗斯特，因为那个人就差没把我称为这些作家的‘商业代表’了。”^①多年之后，作家对此犹愤愤不平。此外，阿尔瓦罗·林斯还批评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写作技巧，尤其是将空间与时间并置，认为这样弱化了情节，然而这种写作技巧正是后来的研究者最为赞赏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基于“影响研究”的评论中，批评家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写作置于“女性文学”的分类中，他认为正是“女性的性情”这一点使得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尽管在书的铭文中引用了乔伊斯，但却更接近伍尔夫”。然而，他接下来的话意味深长：“抒情与自恋是女性文学最显著的特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写作中。”^②可见，林斯虽然意识到李斯佩克朵写作中的女性特质，但他的态度隐含了轻慢与蔑视，与七十年代女性主义兴起之后对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褒奖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天，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在巴西国内与国外均实现了充分的经典化，经过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我们可以洞悉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开拓性意义，而阿尔瓦罗·林斯的这番即时的“印象式”评价仿佛是一位伟大评论家偶然的失手。这样的事例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尤其发生在开创风气的作家身上。阿尔瓦罗·林斯看到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新颖，但是他无法去为这种新颖提供解释，更无法为她在巴西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反倒是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安东尼奥·甘迪特敏锐地发现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独特语言与风格产生的原因：这便是使葡语在思考这个层面获得延伸与增长。在专栏文章《爱情宣言》中，李斯佩克朵将葡萄牙语定性为一种“对任何写作者都会造成挑战”的语言，因为它“对抗更为复杂的思想”^③。她的独特语言运用与写作手法完全是为了挣脱葡萄牙语的桎梏，这是一种必需，而不是单纯的对意识流作家的模仿。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源，让葡语这种“不擅长思索”的语言在抽象与形而上学的维度上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是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为葡萄牙语所做出的贡献。

在上述评论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评判，批评家们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李斯佩克朵创造的是一种内省写作，致力于挖掘内心世界，在其独特的语言与揭

① See: Benjamin Moser, *Why This World: A Biography of Clarice Lispect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05.

② Álvaro Lins: *Os Mortos de Sobrecasaca: Ensaios e Estudos 1940-1960*. Editora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63, pp.186-191.

③ Clarice Lispector, *A Descoberta do Mundo*, Editora Rocco, 2010, p.93.

示自身存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但从哲学层面系统地评价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要等到六十年代。贝内迪托·努内斯（Benedito Nunes）是巴西第一位对李斯佩克朵做出严肃的系统化评论的人，也是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研究开辟道路的人。1966年，他发表了专著《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世界》（*O Mundo de Clarice Lispector*），该书由五篇文章构成：（1）恶心；（2）G.H.的神秘体验；（3）人物的结构；（4）荒谬存在；（5）语言与寂静。努内斯在这本书中，使用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哲学理论，通过区分三个主要的概念：焦虑（*angustia*）、恶心（*nausea*）与害怕（*medo*），开启了对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写作的哲学层面研究。努内斯试图以这本书为李斯佩克朵当时发表的全部作品做出一份融贯性的研究，并努力修正之前评论界对李斯佩克朵并不公正的看法。1969年，努内斯发表评论集《老虎之背》（*O Dorso do Tigre*），之前的作品《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世界》经过修订，改名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想象世界》，作为此书第二部分重新刊印。在之后的批评生涯里，努内斯不断撰写、修订、重写关于李斯佩克朵及其创作的学术文章，他将当时尚不出名的李斯佩克朵与费尔南多·佩索阿、吉马良斯·罗萨、让-保罗·萨特、若昂·加布拉尔·德·梅洛·内托这四位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在评论界的一片沉寂中率先肯定了《黑暗中的苹果》对于李斯佩克朵创作的转折点意义，也是第一位对李斯佩克朵最重要的作品《G.H受难曲》做出正面评论的学者，从未因为李斯佩克朵作品中色彩鲜明的女性表达而态度轻慢。

从努内斯所做的接受分期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努内斯的努力至关重要，他的评论专著于这一阶段出版，构成了李斯佩克朵接受与经典化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如果说努内斯之前的学者主要集中于评论李斯佩克朵独特风格与语言使用上，努内斯则从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出发开启了一条新路。在努内斯的评论全景中，李斯佩克朵处于核心地位，是其思考哲学与艺术，尤其与文学之间的联结点。努内斯极大地肯定了李斯佩克朵的创作，批评其他学者没有看到李斯佩克朵作品中某些“主题与处境”拥有的重要哲学内蕴^①。他并没有致力钩沉李斯佩克朵受到何种哲学及哪些哲学家影响或者探讨作家如何受到这些影响，而是选择直接深入文本内部，将李斯佩克朵的《G.H受难曲》《黑暗中的苹果》、短篇小说《爱》与萨特的小说《恶心》进行对比性分析与研究，致力于揭示作家用以形塑与阐释现实的“世界的概想”（*Concepção-do-mundo*），并在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萨特的存在主

①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世界》出版于1966年，与阿尔瓦罗·林斯的《穿长袍的死者》的出版日期非常接近。所以，学术界把这本书的出版看成是努内斯对林斯关于李斯佩克朵批评的直接回应。

义哲学思想中找到了分析与研究李斯佩克朵作品的理论支柱。通过对恶心、虚无、焦虑与恐惧等具体概念的分析，努内斯试图向读者与评论界证明李斯佩克朵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为巴西文学带来了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她的作品可以经受得住以某些哲学理论为基础的分析与研究^①。此外，李斯佩克朵的世界里，“存在”与“语言”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存在与表达或沟通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努内斯致力于将李斯佩克朵的小说叙事与后结构主义的某些理论进行连接，在语言学的层面，也拓展了阐释李斯佩克朵的领域。努内斯被美国学者厄尔·费茨（Earl Fitz）评价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最完整的评论者”^②，对于李斯佩克朵在巴西国内的经典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直至今日，哲学—存在角度依然是研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最为重要的一条路径。

二、世界范围内的接受与经典化

关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与经典化，法国籍女性主义者、哲学家、作家埃莱娜·西苏是无法忽略的人物。如果说贝内迪特·努内斯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与葡语文学的巨匠并置在一起使得作家获得在葡语文学内部的参照坐标，那么西苏则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寻找到了位置。西苏认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与里尔克、兰波、卡夫卡、海德格尔这几位现代文学与哲学世界中公认的巨匠具有同等的高度，不仅肯定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文学成就与地位，而且精确界定了李斯佩克朵写作中的哲学气质与诗意气质。李斯佩克朵的写作具有高度哲思性，她对于“存在”的不懈探索使她获得了可以与海德格尔比照的权力，而她对于诗意的追寻让她毫不逊色地置身于兰波与里尔克之畔。1977年，李斯佩克朵逝世后不久，西苏便“发现”了她。在作家去世之前，尽管有几部作品已经被翻成法语，但并未引起评论界的重视^③。从西苏对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研究来看，巴西女作家应该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吸引了这位法国女作家与女性主义理论家：

① Maria de Fátima do Nascimento, In *Tessitura, Interações, Convergências*. XI Congresso Internacional ABRALIC.2011.

② Earl E.Fitz, *Clarice Lispector*,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Twayne Publishers, Boston,p.42.

③ 1952年，《围困之城》第11章被译成法语，但没有引起任何评论。1954年，《濒临狂野的心》被Diane E.Marting译成法语出版，但李斯佩克朵自己认为翻译非常不好，作家自身的风格和句法受到很大损害。1970年，《黑暗中的苹果》由Violante do Canto译成法文并以Le Bâtitseur des ruines的名字在法国出版，围绕这部作品，在70年代，共有四篇评论产生，但并未引起评论界的重视，直到西苏在Études Littéraires发表评论文章。《G.H.受难曲》在翻译成葡语之前在学术界内产生了一定反响，但比较有限。参见Aspectos da Recepção de Clarice Lispector na França, Anário de Literatura 3, 1995, pp.109-125.

1、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是犹太人，幼年从乌克兰移民巴西，这种独特身份激起了西苏的“共情”，因为她也是阿尔及利亚移民，生活在法国并以法语为写作语言；2、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女性特质，正是这种令阿尔瓦罗·林斯焦虑不安的特殊成分激发了西苏的灵感，使她走出创作瓶颈，发展、完善了“阴性书写”理论。对于西苏而言，李斯佩克朵的写作完全吻合她所创立的“阴性写作”，是“由女性书写的阴性力比多经济的典范”^①。这样的一种新型写作的实现需要以情感与叙事的开放性作为条件，摈弃了总体性控制，阴性力比多经济使用与典型母亲女性相关的身体的形象，比如分娩、哺乳以及其他与子宫有关的象征，以便能够自由地在写作与生命的“快感”（Jouissance）中流淌。

西苏高度地评价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创作，她甚至将整个巴西文学史分成两个阶段：前克拉丽丝阶段与后克拉丽丝阶段。西苏对李斯佩克朵的阅读与阐释对于双方都具有促进作用，用学者科尔巴塔（Jorgelina Corbatta）的话来讲，这是两个女作家之间的对话^②；用西苏自己的话来讲，这是一种发生在她与李斯佩克朵之间的“交换”。^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位女作家都是把写作视为一种命途的作家，在对写作的本质的看法上有诸多相通之处，而李斯佩克朵擅长在个人化的体验与普世性的思索之间自由地切换，这为当时陷入创作瓶颈中的西苏提供了新的灵感，也为她的“阴性写作”理论提供了最适当的“容器”。作为“交换”，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西苏便开始利用她的学术影响力，向法语世界和英语世界不断推介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西苏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用法语和英语撰写了大量关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论文。1978年，西苏就《黑暗中的苹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文学研究》（*Études Littéraires*）杂志上，这是她第一篇关于李斯佩克朵的研究文章，“黑暗中苹果”被视为一种隐喻原型，喻示着生命与死亡与世界的创造。1979年，西苏就《G.H.受难曲》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名为《活在橙中》（*Vive l'orange*），在这篇法英双语的文章中，西苏在对李斯佩克朵文本的分析中，引入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思考。第二篇文章发表于《诗学》（*Poétique*）杂志。这篇文章被译成葡文与英文，在

① Marta Peixoto, *Passionate Fictions: Gender, Narrative and Violence in Clarice Lispector*, p.40.

② Jorgelina Corbatta, Clarice Lispector/Hélène Cixous: texto a dos voces, In *Entre mujeres: colaboraciones, influencias e intertextualidades en la literatura y el arte latinoamericanos*,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iteratura y Cultura Feminina Hispánica, 2007, p.205.

③ “很多年里，我用克拉丽丝的语言阅读她，用我自己的语言谈论她。从1977年起，我和她之间发生了奇异而又妙不可言的交换，这种交换永远不会停止。” Hélène Cixous: *A Hora da Clarice Lispector*, Exodus Editora, Rio de Janeiro, 1999, p.i.

巴西和英美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①。在这篇文章中，西苏使用了李斯佩克朵三篇小说：《G.H.受难曲》《生命之水》与《摹仿玫瑰》，将巴西作家与哲学家海德格尔进行比较，她认为李斯佩克朵和海德格尔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无尽的“小”引入了宇宙之中。1989年，芬梅斯出版社（Éditions des Femmes）出版了西苏的两部评论作品。第一部作品处理的主题是“力比多经济”，西苏将李斯佩克朵与卡夫卡和罗西尼进行了平行研究。另一篇研究中，西苏分析了李斯佩克朵的写作风格，指出她通过语言找寻存在。（2）在她执教法国巴黎三大女性主义研究中心与美国的大学开办李斯佩克朵作品讨论班，运用当时非常先锋的“性别理论”解读李斯佩克朵，并指导学生在硕士博士论文中展开对李斯佩克朵的研究。（3）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出版社推介李斯佩克朵的作品，并为翻译架桥铺路。在法国，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出版几乎全部由芬梅斯出版社承担，这家出版社与西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斯佩克朵若干作品的翻译，是由西苏指导的学生承担的。对于李斯佩克朵作品在国外的传播，西苏的努力非常重要。据《巴西文学杂志》（*Cadernos da Literatura Brasileira*）统计，李斯佩克朵生前被翻译成外文的作品不多，只有西班牙语的三部，英语、法语各两部，德语一部，捷克语一部^②。经过西苏系统性地推介，李斯佩克朵作品的翻译成倍增加，到2004年，已有法语译本十六部、德语十一部、意大利语十一部、英语十部^③。在西苏之前，尽管也有评论家从女性的角度评论李斯佩克朵的作品，但主要集中于中产阶级女性身份与形象层面的分析，西苏开创了一条从女性主义理论角度出发研究李斯佩克朵作品的新途径，欧美的学界对李斯佩克朵的研究越来越多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展开对李斯佩克朵作品的研究，这也成为了与对李斯佩克朵作品中“存在”主题、写作风格的探索与发掘并行的第三条路。

然而，尽管对于李斯佩克朵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西苏是最强大的媒介，但她对李斯佩克朵的解读也引发了学者持续的批评。比如，舍瑞·西蒙（Sherry Simon）认为西苏复杂的文本造成了北美学生理解李斯佩克朵的失败，马尔塔·佩索托（Marta Peixoto）认为西苏对李斯佩克朵的解读使得李斯佩克朵成了她的私产，并非是两个作

① 法语题目：L'approche de Clarice Lispector: se laisser lire(par)Clarice Lispector-A paixão segundo G.H., *Poétique* 40(Nov.1979): 408-419.并被收入*Entre l'écriture*, Paris: Éditions des femmes, 1983.葡语文章题为：Aproximação de Clarice Lispector: deixar-se ler(por) Clarice Lispector.Pina Coco译，发表于*Tempo Brasileiro* 104（1991）：9-24.

② 参见Jean-Claude Lucien Miroir, *Clarice Lispector Via Hélène Cixous: Uma Leitura-Escritura em Vis-à-Vis*.巴西利亚大学文学院文学理论博士论文。

③ See: Alexandra Almeida de Oliveira: *O Papel de Hélène Cixous na Divulgação de Clarice, à luz da Teoria de Lefevere*, In: *Tradução e Comunicação- Revista Brasileira de Tradutores*.Nº17, Ano 2008, p.37.

家之间的对话，而是西苏的独语。马修·林东（Mathieu Lindon）评价说，直到1989年，李斯佩克朵在法国是小众作者，很少人阅读，其原因在于李斯佩克朵是由芬梅斯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女性主义出版社，再加上西苏刻意的女性主义解读，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被人视为女性主义作家，其实她值得更为广泛的受众。皮埃尔·里瓦（Pierre Rivas）同样认为把李斯佩克朵局限于女性主义是对李斯佩克朵文本的背叛。^①除此之外，西苏在自己的创作中涉嫌直接挪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话语，无法区分是引用还是抄袭。这些都构成了对于西苏推广与经典化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时的负面声音。

西苏自称“发现”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关于这一点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必须承认西苏确实对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在西方文学与学术界的传播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西苏一人的独语，还是二者之间的对话，经由众多学者的参与，已经汇成了众声喧哗的合唱。沿着这条女性主义之路，产生了更多的阐释与主题。可以确定的是，西苏之后的学者，无论是不是女性主义者，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西苏的理论，在讨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时，其实已经很难回避西苏的问题。出于对西苏的质疑或回答，也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这样，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经典化在接受、批评、反驳之中形成了一个流动的动态过程，对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文学生命而言，也构成了一种“活”的延续。

结 论

综上，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经典化是漫长而渐进的过程。知识精英们通过批评与研究，不断地阐释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作品，使文本中不为普通读者所重视的成分浮现出来，并生成新的意义，对作家在巴西与世界范围内实现经典化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评价，不但要重视作品内在的文学特征与价值，而且要注意其文本与理论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

责任编辑：胡 朗

^① See: Alexandra Almeida de Oliveira: *O Papel de Hélène Cixous na Divulgação de Clarice, à luz da Teoria de Lefevere*, In: *Tradução e Comunicação- Revista Brasileira de Tradutores*. N°17, Ano 2008, pp.33-36 及 Maria Marta Laus Pereira, *Aspectos da Recepção de Clarice Lispector na França*, Anuário da Litteratura, 1995, n°3